

(十二) 歸一流

芬麗絲躺在一間深徹治療病房的唯一病床上，那裏面設備有各種最先進的醫療儀器。芬麗絲已經昏迷了整整三天了。面色蒼白怕人，本來銀白光亮的長髮，也變得灰濛濛的。醫療團隊卻還是束手無策。這裏並不是普通的醫院，醫生也不是普通的醫生。這個地方是亦利亞多的「保安團隊」的美國西岸總部。在極動亂和暴力的世界裏負責保安，完善的醫療支援不可缺乏，這個分部擁有一個龐大的醫療中心，專門研究治療各種類型的受傷。

金天滿追踪亦利亞多進入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時，在亦利亞多命令開動 B 類能源和啟動心智探測和防衛器前，將一股心靈力量重新注入了他幾十年前送給亦利亞多的那一串唸珠裏面，他希望值比可以跟亦利亞多進行交通，而當心智探測防衛器發動之後。他亦想用這個方式試探一下心智防衛器的能力。在心智戰役的最後階段，金天滿發出了心靈訊息，但由於心智防衛器的作用，並不能直接跟亦利亞多聯絡上。但這個訊息卻能到達那一串唸珠裏面。亦利亞多跟這一串唸珠相處了幾十年，已經產生了微妙的心靈關係，雖然無法感應到一個完整的訊息，卻能捕捉到一種類似「直覺」的概念，憑著這種「直覺」，車隊的武器及時作出準確的反擊。那是一種超聲頻的聲波武器，專門打擊和干擾腦波，可以短暫凍結思維和行動。不過，假如亦利亞多和金天滿不曾在北韓戰地相遇過，或者金天滿不是通過那串唸珠發出訊息，又或者亦利亞多一早就掉棄了那串唸珠，亦利亞多就無法反攻，戰果就完全不同。冥冥之中有着種種因果緣法。

在這一場心智戰役中，亦利亞多只損失兩個隊員，他們受到心智重創後下落不明。但安德生的一方，除了安德生自己，不是沒了踪影，便是昏迷不醒。由於芬麗絲最為危殆，安德生也頓失方寸，不知如何是好。亦利亞多於是作出東道主，邀請各人來到『保安團隊』美國西岸總部作客。一方面急救受傷的芬麗絲，雲生和安遜，另一方面有太多的問題有待大家一齊解答。

亦利亞多的勢力龐大，資源豐盛。半小時後，兩部直升機追上全速西行的車隊，接載眾人直飛一個較大的機場，不久，一架醫療噴射機到達，再將眾人轉飛到加州的聖地牙歌。子夜之前，他們進入位於城市南部的一座龐大建築物。那就是「保安團隊」美國西岸總部。那裏不但戒備深嚴，而且已經全天候開動了心智探測和防衛器。金天滿族中的幾個長老亦正從遙遠的東方趕來，這一切的部署都是因為那一戰只是擊退了敵人，並沒有重創對方。

有待解答的問題實在太多，不過最急迫的是要知道，究竟大家面對的

是甚麼樣的敵人？

金天滿用很慎重的語調說道：「在戰役的最後階段，我們合力一擊打傷了敵人，他的心智掩護有非常短暫的一刻消失，我看到了他。有可能由於這個原因，在他撤走前的一擊，是完全針對我的。」

金天滿受的傷也不輕，如果不是亦利亞多源源不絕的「火」力，眾人俱會一塊罹難。

眾人都注目金天滿，靜候他說出這個心智強人。

金天滿緩慢地說出一個名字：「他是『歸一流』的掌事」。

眾人聽到這個名字都不禁聳肩動容。

從三十年代開始，三個國際性的民間組織鼎立於國際舞臺。那是指『善世會』，『歸一流』和『盧斯人文和平基金會』。歷史最久的是『善世會』，上一個世紀七十年在遠東地區一個華人聚居地方創立，以佛教的大慈大悲精神，實踐入世的助貧苦，療病困，救災難事業，以一圓運動開始，慢慢地發展成為一個國際性慈善基金會。踏入本世紀二十年代，『善世會』的活動範圍遍及全球每一個有貧病和災難角落，其無國界一切平等精神受到高度讚揚和尊崇。其會員絕大部分篤信大乘佛教。亦利亞多的「盧斯救援隊伍」，曾無數次和『善世會』的志工合作，將救援物資發放到戰亂災區。

『歸一流』的神秘性比盧斯企業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十年代中期，在日本地區創立。相對於「善世會」的大乘佛教信念，『歸一流』揉合了類似「小乘佛教」的個人修練宗旨和類似密宗的修練方法，其宣傳的修練結果可以達到健身，治病和修慧。「歸一流」的發展速度驚人，不到十年的時間，在日本已經擁有數百萬的信眾，分會亦陸續在其他國家成立，並有計劃地將其勢力伸展到政治的層面。許多『歸一流』的領導人開始競選公職，直到二十年代末，『歸一流』直接挑戰信奉「新神道教」的執政黨。就在大選前半年，『歸一流』控制的傳媒作出爭議性的報導，揭露執政黨利用行政職權「非法」調查『歸一流』的運作。執政黨政府立即作出反擊，聲稱調查屬實，但一切依法進行，而調查並非指向『歸一流』的政治運作，調查的目標是『歸一流』的傳「道」方式，起因是「不少的人」投訴『歸一流』的傳教人利用類似催眠術的方法進行傳教和獲取大筆捐獻，並宣稱政府已經掌握初步證據。

『歸一流』跟著指謫政府非法綁架了三名『歸一流』的著名議員，阻止他們在議會特別議程上作正常投票。而政府則發佈正式的文件，顯示受到該三名議員的直系親屬報案，投訴親人受到『歸一流』的洗腦。其後，其中一名議員和家屬出席大陪審團聆訊時，該議員突然「心臟病」發死亡，『歸一流』立即借題指責政府，而政府則在親屬同意下，發表該議員的長期身體

檢查紀錄，及所有在「留醫」期內的醫療程序。顯示並無任何心臟病的徵兆。驗屍報告亦不能提供有用線索。到比，雙方都暗示對方想「殺人滅口」。接近大選時，『歸一流』發動信眾二十萬人在首都遊行，最後團團圍著國會達三天之久。政府斥責『歸一流』妨礙司法，因為政府安排了其餘兩個『歸一流』議員在該日出席國會的聽證會。事態發展到比階段，全國已經變得極化，情勢非常緊張，每天都有雙方的支持者在遊行示威和抗爭，暴力事件逐漸不受控制。謠言更傳出政府考慮是否需要延遲下週舉行的大選。在民意調查上，『歸一流』的政治勢力正在領先位置，『歸一流』的核心領導層為免夜長夢多，透過媒體和民眾集會反對將大選延期。政府於是取消全部警察的休假，動員所有後備人員，宣佈全國進入戒備狀態，以便應付突發事件。

亦利亞多用探問的語調，對金天滿說道：「對絕大部分的人來說，大選前一日發生的事至今依然是一件疑案。是嗎？」

金天滿沒有直接回答，卻追述道：「大選前一日午間，政府宣佈負責審理『歸一流』「不法傳教」一案的獨立黨派大法官遭到暗殺身亡。晚飯時間政府再宣佈已經逮捕到涉嫌犯案的兇手。子夜後，全國多處開始發生動亂，政府於是宣佈戒嚴。在這一個深夜，日本發生了自二次大戰以來最黑暗的一場政治和宗教鬥爭！」

亦利亞多補充說道：「政府翌日宣佈『歸一流』策動信奉該教的軍隊將領和士兵發動政變，攻入首相府，國會，檢察廳和執政黨總部，企圖控制政府和破壞證物。首相和內閣閣員及時在警務人員保護下逃脫，支持政府的軍隊則源源於清晨開入首都，包圍小數的叛軍。全國各地則開始逮捕『歸一流』的重要會員，當然包括其掌事。不過當然沒有捉到所謂的『原凶』。」

憂心忡忡的安德生一直都細心聆聽金天滿和亦利亞多的談話，認識敵人是打敗敵人的先決條件，更希望從蛛絲馬跡中找到救治芬麗絲的契機。他在這時候插口道：「我也記得這件轟動一時的政治風暴，那時我還是海軍陸戰隊的初級軍官，駐守在日本。在大選日之前一星期，我們的那一單位駐軍就開始進入最高戒備狀態，軍中暗地裏謠言滿天飛，而且盛傳一支特種部隊已開赴東京近郊準備軍事行動。」

亦利亞多有點不恥，嘆息說：「這一百年間，真的沒有甚麼樣的國際大事是美國沒有參予的，老百姓的錢財，甚至生命就是這樣的喪失掉！」

安德生繼續說道：「大選前一日的下午，我的隊伍還奉命開赴大使館，保護大使及高級官員離境。後來還執行了一些任務。」

金天滿詫異的說道：「當時你不但在日本，而且曾經到過美國大使館？你們執行了一些甚麼任務？」

安德生點了點頭，但卻並沒有回答金天滿的詢問。金天滿明白這可能是軍事秘密，雖然事隔多年，安德生也不能透露的。

亦利亞多卻道：「當年美國政府的態度是支持執政黨的，主要原因是執政黨推行全面建軍，而且全是美式裝備，那是一筆天文數字的軍火生意。另外，建軍後的日本將能夠保衛自己，美國則可以大大裁減駐日美軍的數目，降低日本民間的敵視態度，更能夠省下不少軍費。最後美軍雖然沒有直接捲入這一次日本內部的武裝衝突，但在策劃這場政治風暴上，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選前幾天，我和盧斯就已經飛到日本視察，評估一旦日本發生內戰時的緊急救援策畧。註日大使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們曾在註東京的美國大使館作客，回程時，盧斯細心分析和預測事件的發展，大致上和後來的結果相符。當時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後來才知道那時盧斯學習心智力量已有小成，其實他在走過通道時聽到了在近處的會議室裏面開會的少許重要內容，加上他的驚人智慧，便猜到了以後的發展。」

這時侯金天滿深深舒一口氣，然後說道：「你們當日都在日本，但你們不會想到當時我也在日本作客呢！」

三個人互望著，都在想怎麼會這麼巧啊。

金天滿對亦利亞多道：「你先說盧斯的事情。然後我會告訴你們我到日本的原因。」

亦利亞多於是續道：「盧斯的分析有幾點。第一，大選如果依期進行，而又沒有什麼突發事件，執政黨一定落敗。第二，日本行使民主已經有八十多年，一個執政黨下台是普通事件，只能造成政治風暴，不可能引發軍事政變。所以當時廣泛謠傳的政變，甚至內戰，一定是『陰謀家』故意散播和做勢的，而且有其特別的目的。第三，最有可能製造謠言的是當時的執政黨和政府，因為任何程度的動亂都可以被政府利用來推遲大選，反之對『歸一流』則絕無好處。第四，民主政府可以調動軍警防範和平息動亂，但是就沒有能力調動軍警去鎮壓異己。所以執政黨想有突破性的發展，就一定要刺激『歸一流』先動武。大選前執政黨政府擺出的架式，既可以引發公眾對『歸一流』的疑惑，亦對『歸一流』作出了公開的挑釁，當然，如果沒有掌握一點真憑實據，這些做作就顯得毫無真實感了。結果『歸一流』中計，發動幾十萬人圍困了國會幾天，給予政府大規模調動軍警的借口。不過這還是不足夠的。執政黨要有更嚴峻的事端發生，就必需行使一些險着。」

「根據以上的分析，盧斯作出了一些推測。執政黨政府必然用盡辦法促使『歸一流』發動武裝政變。要達到這個目的，需要有幾個先決條件。第一，『歸一流』要擁有發動政變的能力。當時一般的分析是『歸一流』確實擁有這個力量，因為『歸一流』對軍警的滲透已經有一段時間。第二，要令

『歸一流』認為發動軍事政變是唯一奪取政權的方法，甚至是賴以存生的手段。最後，要給予『歸一流』一種錯覺，認為政變成功的機率高，不但可以一擊速獲執政黨和政府的要員，控制政府，更不會在事後遭到全國嚴厲的指責和可能的反撲。盧斯認為這是一場世紀性的大陰謀，包含了政治，軍事和宗教的元素，而美國一定扮演重要角色。雖然將有無數軍政宗教人物被捲入旋渦，生死難卜，但知道整個步署和應變計劃的，一定只有參加角力的陣營的最高負責人，無論誰勝誰負，事件真相都將永遠淹沒，成為疑案和傳聞，因為各方面都不會再提那些見不得光的卑鄙無恥手段。」

金天滿對亦利亞多問道：「日本是盧斯企業的大主顧，盧斯是偏向於支持那一方。」

亦利亞多答道：「以企業的觀點看，盧斯企業較為了解執政黨和其主持的政府，一向的關係也不錯。相反，對迅速崛起，而又掛了神秘『宗教』外衣的『歸一流』則較為陌生。但我們是商營企業，公開表達政治傾向是極為不智的。」

金天滿續問道：「盧斯本人的喜好呢？」

亦利亞多答道：「我知道外界對於盧斯企業是毀譽參半的。但事實上，企業的創辦人全部都有極為豐富的人文思想。盧斯更一向討厭政治家的嘴念，口是心非的行為，所以他對當時日本的執政黨是沒有好感的。不過，他更不信任『歸一流』。盧斯認為『歸一流』有着比任何政黨更大的野心，不單只想奪得一國政權。在宗教和政治上，都想一統天下。在出發到日本之前，我們亦詳細研究過大量關於『歸一流』用心智方法傳教的報告，令盧斯更為憎厭『歸一流』。」

安德生有些不明白，道：「盧斯本人不也是精於此道嗎？」

素靈這個時候答腔道：「心智力量，或者叫心靈力量，又或者叫精神力量，其實是一個統稱。在物質宇宙裏面，存在著不同類型的心智力量。『歸一流』所行使的一類，可能屬於心智控制型的，可以窺探別人思想，控制行為，刪除或更改思想紀錄。盧斯在富於自由文化色彩的美國長大，尊重個人思維，對此類型的心智力量當然極為不滿。」

亦利亞多點頭道：「素靈小姐說得甚對。」

金天滿沉吟一下，滿續問道：「當日你們訪日就只是為了考察有關救援的事情？盧斯和你身為最大企業的總裁，日理萬機，有這個需要親自出動嗎？」

亦利亞多回答道：「金先生說得對。我們還有更重要的理由。日本一向是企業的一個重要根據地。它是民主國度，政治一向穩定，經濟發達，民生富裕，國民工作效率高。不但企業的亞洲區總部設在東京近郊，『盧斯國

際救援組織』的『東方世界總部』亦在附近。事發前一年開始，政治鬥爭迅速升級，更轉趨暴力，企業員工的士氣非常低落，我們的訪問會起短暫刺激作用。而更令人擔心的是，一旦發生暴亂或武裝衝突，我們如何繼續運作，如何保障企業和它的員工的安全。還有一點，企業當時已經回復私營狀態，為了產品和研究的保密和保安，及其他一些難以明言的理由，企業總部正遷離美國本土，搬到中美洲的一個孤島上。新總部正作全球性的招聘，頗多的日本員工因懼怕經濟衰退甚至戰亂，所以提出轉調。盧斯判斷企業一定已受到『歸一流』滲透，所以要親身到日本一看，評估時勢。」

金天滿因為問得太多，露出歉意，不過還是追問下去：「盧斯有什麼發現呢？」

亦利亞多答道：「盧斯親自面試，之後，將名單交給總公司的有關負責人。我曾問他怎樣選拔，有什麼發現，那時他的面色蒼白，苦笑說只是憑直覺。之後他說立即要返回中美洲總部。幾年之後，到了盧斯和我們分手的時候，才重提這件舊事，將事件的真相告訴我們。」

亦利亞多稍停，添了點茶，整理著回憶。會議間突然靜下來。眾人聽金天滿不停發問，現在才明白他一定知道有驚人事故發生過。大家都在等候亦利亞多的憶述。

一會兒，亦利亞多續道：「在我們留心『歸一流』的發展之前，恐怕『歸一流』就早已經定下了『征服』盧斯企業的陰謀。滲透盧斯企業的日本分部是必然的步驟，亦是最容易做到的。但是，滲透或者可以竊取一些有利的情報或產品的資料，但想值此控制企業，則實屬奢想。」

亦利亞多年過七十，說話往往要有些停頓。屬於天才，又是心智力量能手的金天滿已經猜到一些端倪。他接著說：「只要控制了盧斯，就等於擁有企業。在平常的時候想見到盧斯，施行心智控制，近乎不可能。那一次，是千載難逢的時機。最後一定是盧斯擊敗了對手。」

亦利亞多點頭道：「滲透的目的只是為了埋下這一招殺手，難怪我們從來找不到一點蛛絲馬跡，所以忽畧和低估了『歸一流』。盧斯說，假如他自己不是無意中學習了心智力量，一定就受到控制，盧斯企業早就變質，為人所用了。那一次心智交戰是初次盧斯與人較量，而且事出突然，所以雖然最後擊敗了敵人，但自己也受了傷。此次之後，盧斯便留在中美洲的總部休養，一直沒有再公開露面，令到外界多方猜測，漸漸就變成神秘人物了。」

金天滿詫異地問：「盧斯一直都在中美洲的總部？」

亦利亞多苦笑道：「那一次與『歸一流』的交手，並非盧斯主動，但因為他尚未能控制自如自己的力量，所以不慎重傷了對方，仇口已經結下。那一戰後，盧斯心有餘悸，逼得他不能不進一步修學心智力量，不單只是保

護自己，也要保護企業。唉，說來話長，我們也不知道他現時的行止呢。上一次我們想趁『黑色之石』的影響進入基金總部查察線索，但被安德生捷足先登，繼而一隊擁有高能武器的神秘人攻入基金總部。過去的事情千頭萬緒，但我卻想先知道你當年訪日的遭遇呢？」

亦利亞多停了講話，注視金天滿，等候他細說從前。眾人意味著那一次的行程一定會和『歸一流』扯上關係。

金天滿說道：「在飛機上我粗略地介紹過我們這一族人的源流歷史。一百年前，我們全力抵抗來自另類世界的一股龐大心靈力量，但依然失去了佛陀交給我們的信物。大戰之後，機緣巧合，族人才真正知悉事端的始末，但真相亦令到我們分裂。族人分散到世界不同的角落。有些隱伏不問世事，有些則雲遊四方，更有一些繼續追查失落信物的下落。大約十五年前，我收到一封函件，發自兩個去到日本定居的族人。你們嘗試猜想一下他們的身份吧！」

亦利亞多嘗試答道：「他們是『歸一流』的人？」金天滿連忙說道：「不，不，我們修練心靈力量，可是卻也不懂得心智控制，佛陀傳下的經文，屢屢告戒我們不可涉足此種黑暗力量，在修練心靈力量時，更需先學習抗拒這類的心靈攻擊。它們隱伏在宇宙每個角落。」

金天滿續道：「這兩位年老族人的身份是當時『新神道教』的『法長』，所謂『法長』就是擁有『超乎一般人力』的長輩，其實指的就是心靈力量。記得嗎，不單只當時的首相信奉『新神道教』，很多閣員也是信徒。」

亦利亞多道：「所以當時『歸一流』不單只是政治鬥爭，更是一幕宗教爭奪戰。」

金天滿道：「函件裏面，簡述了他們所認識的『歸一流』，和幾次較量的經過，他們確定『歸一流』懂得控制心智的法技，而且利用心智控制去幫助傳教。最後他們指出，在最近的一次事件，他們發覺所抗衡的心智力量，非常類似一百年前攻擊我們全族的那一類心靈力量。兩位『法長』要求我們去鑑證一下。」

安德生說道：「這不就是等於要求你們去相助嗎？而幫助『新神道教』就等如幫助了執政黨。」

金天滿道「二千多年來，我們族人集體居住在了無人跡的地方，修練心靈力量，除了希望有一天可以脫離物質世界的控制，就是為了應付一百年前的那次心靈戰役。當族人分散到世界各地，加上人口爆炸的局面，就沒有辦法不和其他的人發生關係和互動。亦不能夠完全置身於宗教和政治活動之外，深山野嶺已經不再存在了！何況，我們族人根本就擁有每種宗教號稱擁

有的神秘力量。」

金天滿續道：「當我們到達日本北海道的一個祕密會場時，發覺我們族人的中另外兩個支派也有代表參加這個會議。其中一個支派一直熱衷於追查攻擊我們的那一股心靈力量，他們的正邪觀念非常濃重，認定那就是魔界，自己要負起除魔衛道的神聖天職。在會議之前，『新神道教』的幾個法長聯合了他們，已和『歸一流』的心智能手打過幾次硬仗，互有傷亡，最後成功劫走了屬於『歸一流』的三個議員，打開了他們受制的心智。本來由他們現身說法可以嚴重打擊『歸一流』的聲譽，影響大選結果。但是，『歸一流』肯定在他們心智裏面種下了殺着，其中一個議員就在公開聆訊時突然身亡，執政黨也不能再急於要求其他兩位議員作同樣的公開露面。兩位議員和家屬都躲在北海道一個『新神道教』的道場『避難』，那裏不但滿佈忠於政府的軍警，更有『新神道教』的多個法長和我們族人守護。我曾經見過那兩個倖存的議員，亦檢查過那個被『殺害』的議員的屍體，不能不同意他們都是受到心智力量所枷鎖的。」

安德生問道：「有什麼根據可以肯定『歸一流』的心智力量和一百年前攻擊你們的是同一類型呢？」

金天滿解釋說道：「普通人當然沒有這種能力，亦不能分辨出什麼樣是心智力量造成的傷害。但對於精通心智力量的某些人，分辨心智力量的類型就並不困難。用槍傷打一個譬喻吧，一個專門的法醫官不就是可以判斷出槍傷是那一種槍械和子彈做成的嗎？」

金天滿頓了一頓，再道：「一百年來，這種類的心靈力量首次呈現在我們眼前，令到我們一方面有種使命感，但也異常地驚悸，因為如果對方真是一百年前的那一股力量，我們就算集合所有分散於五湖四海的族人，都不是它的對手。不過，經過詳細觀察和分析，大家都認同類型的鑑證無誤，但這一股心靈力量的強度卻是大大不及一百年前的。對於是否找尋族中失落的信物和佛陀收藏的『真實真理』，各個支派都有不同態度，不過對於『歸一流』發動心智控制，族人則一致憎惡，乃是佛陀定為走入『魔界』之行徑。一百年來，我們族人首次再度聯合起來，佈下天羅地網，計劃引出『歸一流』的執事，加以制服。」

金天滿在這關鍵處停下來，望了眾人一轉，用一種神秘兮兮的口吻問道：「你們可猜測到有怎樣的發展？」

眾人都以為將有一幕驚天動地的惡戰，但看到了金天滿的那一種表情，就猜到事情的發展一定出人意表，當然就不會亂猜。最後還是亦利亞多說話：「兵變當日，『歸一流』控制的軍隊很快就攻入首都，佔據了首相府和執政黨總部，但卻逮不到任何重要人物，也搜獲不到任何對『歸一流』有

利的證物，他們撤退的時候，與隨後趕到的大批政府軍發生遭遇戰，政府軍根本就沒有給叛軍談判或投降的機會，結果叛軍死傷枕藉，同時政府軍警大舉在全國搜捕『歸一流』的領導人，手段血腥，事後受到世界各國指責，不過始終捉不到『歸一流』的執事。後來，傳聞他發動兵變之前就已經離開日本，『歸一流』失去總指揮，才會一敗塗地。難道就是你們殺傷了他？」

金天滿很快就回答：「沒有這回事，我們勞師動眾，運籌帷幄，佈下無數埋伏，但『歸一流』的執事始終沒有現身。十五年來，我們族人都想不通這個道理，到今日我才大悟啊！」

眾人聽到金天滿的說話，都注視著他，等候他的解釋。

金天滿說道：「真奇怪，你們為什麼會想不通。道理好簡單，『歸一流』的執事一早就給盧斯無意中重創了，受傷後急忙躲起來養傷，既沒有踏入我們的圈套，也不能統率『歸一流』的核心組織。『歸一流』失去領導，於是陣腳大亂，沉不著氣，踏入執政黨和政府設下的政治圈套和陷阱中，竟然發動兵變，給政府捉住了錯柄，給予毀滅性的痛擊。少數人的可怕野心做成無數人的冤死，可悲可痛。」

各人雖然覺得合理，但沒有證據，最多只是個合理的推測，事隔了十五年多，還有證據留下來？又到那裏去搜羅呢？

「『歸一流』在日本爭奪政權遭到慘敗和毀滅，卻搖身一變，成為與『善世會』和『盧斯人文和平基金』齊名的國際性民間組織。這可是『歸一流』厲害之處！」素靈也道說起來。

亦利亞多解釋說：「這也可以說是人算不如天算。大規模的搜捕迫使好多『歸一流』的信眾流亡到國外！尤其是歐美地區，他們組織分會，教授『歸一流』的那一套聲稱可以治病驅邪的修練技術，過得幾年，好多曾患重疾的富翁和學者都出來現身說法，稱讚『歸一流』修練法的神妙，和其熱愛正義和平的理念。大量資金開始流入『歸一流』的各個分會，有錢好辦事，『歸一流』重新擁有自己的報紙，新聞網絡，慧星電視臺，文化機構和遊說組織。亦有大量捐助發放到世界性的救援組織，國際地位也就越來越高。五年之前，他們重新選出執事，並在瑞士興建總會所和國際大學。」

金天滿接著說：「這十多年來，我們緊密注意『歸一流』的發展，亦有派人進入一些分會學習他們修練的法門，並沒有發覺『歸一流』再使用心智控制，但亦找不到其修練法門可以治病的能力，那是一套普通的動態靜坐法，可以健身固體，但說到治療絕症，甚至驅邪趕鬼，可謂言過其實。一定尚有我們沒有發覺的秘密。」

以上是眾人到達後第一天的討論，雖然還有很多的疑問，但不能不暫停。接近午間，治療芬麗絲的主治醫生思連娜進來報告，芬麗絲進入昏迷狀

態，器官呈現衰竭的跡象，自動維生設備已接管了她的生理機能。安德生立即跟隨思連娜醫生，離開陽光充沛的大廳，急步走向芬麗絲的深切治療病房，素靈和小伙子也伴着去。走廊道上靜悄悄的，兩人對望一眼，都覺得有點奇怪。金天滿受了傷，只能和亦利亞多慢慢踱步而去。

亦利亞多審慎的道：「你真的看清楚攻擊者就是『歸一流』的執事嗎？這多年以來，我們也非常注意『歸一流』的活動，並沒有發現他們有進行影響心智的活動。這麼樣厲害的心智力量，就是上一代的執事也沒有呢！有沒有偽裝的可能呢？」

金天滿沈吟了短暫的一刻，道：「以前『歸一流』的執事是個神秘人物，極少公開露面。至今沒有人可以肯定他的真正身份。紀錄中的樣貌很可能是偽裝的。這一代的執事只是不太多公開露面，但好多人曾經見過他，跟他面對面的談過話。也有相片，新聞錄影及訪問等的紀錄。在戰鬥完結前，敵人的真容只在電光火石間露出來，能認出他不只是視覺上的，那也是一種心靈的感覺。至於偽裝的可能性嗎，我不敢肯定。對手敵人很喜歡賣弄亂人耳目的技倆，故弄玄虛令我們迷惑也有可能。總之，對『歸一流』小心在意吧！」